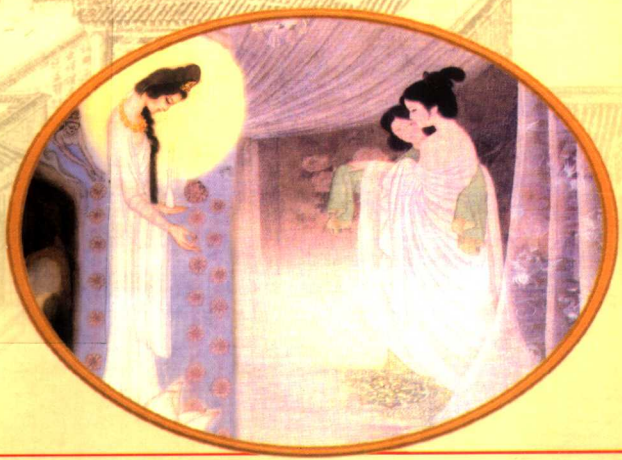


鬼狐仙妖

金瓶梅
丁巳初夏
新編

說
中國
小

鬼
狐
仙
妖



巴蜀書社

• 小说中国 •

鬼狐仙妖

主编 杨晓明

巴蜀书社

责任编辑:林 建
封面设计:黑马工作室

小说中国之鬼狐仙妖

巴蜀书社出版发行 (成都盐道街三号 邮码 610012)
总编室电话:(028)6656816 发行科电话(028)6662019
新华书店经销 成都福利东方彩印厂印刷
成都神仙树南郊村工业小区(028)5183822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8 字数 150 千
1999 年 9 月第一版 1999 年 9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3000 册

ISBN7-80523-986-X/1·416 定价:120.00 元(全套十册)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工厂调换

目 录

一窟鬼癩道人除怪	(1)
剡溪里旧鬼借新尸	(12)
痴情女魂游完宿愿	(29)
小水湾天狐诒书	(43)
青眉女灵狐助夫	(63)
吕洞宾飞剑斩黄龙	(78)
唐明皇好道集奇人	(95)
马当神风送滕王阁	(115)
福禄寿三星度世	(130)
灌园叟晚逢仙女	(143)
流边关徽商逢神眷	(163)
观世音显灵诛猴妖	(180)
白娘子永镇雷峰塔	(195)
崔衙内白鸬招妖	(225)
皂角林大王假形	(238)

一窟鬼癩道人除怪

南宋绍兴十年（公元 1140 年），有个名叫吴洪的秀才，从福州到临安（今杭州）参加科举考试。本来希望一举成名，怎奈时运未到，名落孙山。他手头已没有了回家的路费，何况，也没有脸面回家乡去，便在州桥下租了一处房子，开了个小小的学堂维持生计。准备等到三年后，再次参加考试。

转眼一年过去，多亏附近人家，都把小孩子送来让他教，他手边倒还积攒了点钱，算是过得去。

有一天，吴洪正在学堂里，忽然门帘一掀，一个人走了进来。吴洪抬头一看，来的是半年前搬走的邻居王婆。王婆能说会道，专靠替人做媒过日子。吴洪向她作了一个揖，说道：“好长时间没见了，婆婆如今住在哪儿？”王婆说：“我以为先生已忘了我哩，如今我在钱塘门里住。”吴洪问道：“婆婆看起来精神不错，高寿多少？”王婆回答说：“老身已有七十五岁了，吴先生今年多大？”吴洪说：“我二十二岁了。”

王婆说：“你才二十二岁，看起来却像三十岁的人。想必是每天太费心神了！据老身愚见，先生该娶个媳妇相伴才是。”吴洪说：“我也有这个心思，并且托过几个人说媒，但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对象。”王婆道：“这种事全在缘份。常言道：‘不是冤家不聚头。’老身今天来，就是要告诉你一门好亲事。那娘子不仅貌美，而且能写会算，精通各种乐器。又是大官府出身，她嫁过来，还带一千两银子的嫁妆和一个随身的侍女。她的条件只有一个，就是要嫁一个有作为的读书人。吴先生是否愿意？”

吴洪听罢，喜从天降，笑逐颜开，说道：“如果真有这样一门亲事，我当然是求之不得！只是这个小娘子如今在哪里呢？”王婆说：“这个小娘子，原来是秦桧太师府中一个判官的小妾。两个月前从府中出来，不知有多少人上门说亲，有在朝廷各部门任职的，有在皇宫当差的，也有开店铺做生意的，但她却一门心思想嫁个读书人。她没有了爹娘，只有一个叫锦儿的侍女跟着她，所以，婚姻由她自己决定。因为她会各种乐器，所以，太师府的人都叫她李乐娘。如今住在白雁池她干娘家。”

两人正在说着，只见风吹起门帘，一个人从门前走了过去。王婆说道：“真是巧得很！你看见刚才过去的那人了吗？她就是李乐娘的干娘，姓陈。”说着，便赶出门去，叫一声：“干娘！”那陈干娘见是王婆，便停下脚步。王婆问她：“你家小娘子说成亲事没有？”陈干娘转回身来，回答说：“快莫

说起她！又不是没有好人家上门来说亲，只是她执拗着，口口声声只嫁读书人。一时之间，哪有这么凑巧的？”

王婆说：“我这里倒有个合适的，不知小娘子她肯不肯？”陈干娘问道：“你说的是谁？”王婆把陈干娘拉进屋子来，指着吴洪说道：“我想让小娘子嫁给这位官人，你看好不好？”陈干娘笑着说：“不要取笑，若能嫁得这个官人，她恐怕求之不得哩！”吴洪被两个老婆子说得心花怒放，早早把学生放了，锁了门，邀两个老婆子上街去，由他作东，请她们喝酒，以求促成亲事。

酒过三杯，王婆起身说：“吴先生既然中意这门亲事，就麻烦干娘向小娘子要一个生庚帖子。”陈干娘说：“老身正好有现成的在这里。”说着，便从身上摸出一张生庚帖子来，交给王婆。王婆又说：“干娘，真人面前说不得假话，早地上鳧不得水。你就约个日子，把小娘子和锦儿带到梅家桥下的酒店中，我领吴先生来看看人，怎么样？”陈干娘爽快地答应说：“这事就包在我身上，三天后，你们尽管来看人就是了。”约好之后，吴洪付了酒钱，与二位老婆子分手，各自回家了。

到了相亲那天，吴洪换了体面的衣服，把学生放了假，径直朝梅家桥下的酒店赶去。远远地，就看见王婆在酒店门口等他。两人进入酒店，上了楼，陈干娘早已在那里，迎接他们坐了下来。吴洪急切地问：“小娘子在哪里？”陈干娘说：“小娘子和锦儿都在东边雅间里。”吴洪走过去，用舌尖

轻轻舔湿窗纸，向里面偷看。

这一看不打紧，他差点儿叫出声来：“两个都不是人！”为什么不是人？因为他看到那两个女子都美貌异常，那娘子仿佛是南海观世音菩萨，锦儿则像是玉皇大帝殿下的侍香玉女。吴洪一时竟看呆了，直到王婆过来拉他一把，他才回过神来，回到座位上去。陈干娘问他：“官人觉得怎么样？”吴洪说道：“我是求之不得，不知小娘子是否愿意？”陈干娘说：“她如果不愿意，就不会到这里来让你看了。”吴洪一听这话，欣喜万分。一桩亲事就这样定下来了。

没过几天，吴洪便把李乐娘娶了过来。两人就像有前世姻缘一样，朝欢暮乐，如胶似漆。真是：“云淡淡天边鸾凤，水沉沉交颈鸳鸯。”

有一天，正好是月半日，按照惯例，学生们要早早来拜孔子像。吴洪对乐娘说：“今天学生来得早，我先起床了。”他起床穿好衣服，从厨房过，一眼看见锦儿，背脊上披着头发，一双眼睛斜瞪着，颈项上还有血污。吴洪吓得大叫一声，倒在地上。

乐娘听见叫声，立即从房里出来，锦儿也出来了，把他扶起来。等他慢慢苏醒过来，乐娘问道：“丈夫，你怎么了？看见什么了吗？”吴洪碍于自己是一家之长，不好说看见锦儿怎么怎么样。何况，他见锦儿好好地站在他面前，更不好信口开河，只以为自己一时看花了眼。所以，就摇摇头说：“我起来时少穿了件衣服，被冷风一吹，忽然晕倒了。”锦儿

听说，连忙去烧了些姜汤来让他喝。不一会儿，就没有事了，只是心中毕竟有些疑惑。

日子过得飞快，不觉到了清明节。学生们都放了清明假在家，吴洪闲着没事，就给乐娘说，自己要出去走走。乐娘也没拦他，只是叫他早点回家。吴洪答应了妻子，换了一身干净衣服，到外面去闲走。他信步走过万松岭，到西湖南边的净慈寺去看了一阵，转身出来。这时，对面酒店的一个堂倌跑过来，对他说道：“店中有位客人，叫我请官人过去喝酒！”

吴洪跟着堂倌进了酒店。原来是他的一个熟人，名叫王七，是临安府的一个小吏。因为他排行第三，所以，人称三官人。两人相见，互相行礼。三官人说：“我看见你一个人在闲逛，所以请你过来一块儿喝酒。”吴洪问道：“三官人要到哪儿去？”三官人心中想道：“这位先生新娶个美貌娘子在家里，我来捉弄他一番。”便回答说：“今天清明节，野外景色宜人。早上，我家看坟的人来说，坟地桃花开得正艳，家酒也酿熟了。我们一起去那里喝几杯，怎么样？”吴洪想了想说：“好吧！反正我也闲着。”

两人走出酒店，顺路走到苏公堤上，只见风和日丽，游人如织。到了南新路口，二人乘一条船，到毛家步上岸。又走过玉泉龙井，才到了王七家的坟地。那坟地在西山驼献岭下。看坟人张安一见他们，连忙跑过来迎接。三官人叫张安弄些点心和酒来，两人到坟地旁一个小花园内开怀畅饮。风

光旖旎，又是自家刚刚酿熟的新酒，喝起来尤其舒畅，二人不觉都喝得大醉。看看天色，早已红日西沉，玉兔东升，江上渔人罢钓，牧童骑牛归村。

吴洪这才回过神来，站起来叫声：“糟了！怎么天这么快就黑了？我老婆还在家等我呢！”三官人心里暗自好笑，拉他坐下，说道：“急什么？再喝一杯，我们一起走。我们过驼献岭，到九里松路上的妓院去过一夜。”吴洪心里暗自叫苦，想道：“现在回去，赶到钱塘门时，也进不了门了。”只得再喝了两杯，然后与三官人手挽着手，上驼献岭去。

事有凑巧，他们刚刚走到岭上，云生东北，雾锁西南，突然下起一阵大雨来。二人无处躲避，冒雨前行了数十步，才见到一个小小的竹门楼。三官人说：“我们就在这里躲一躲雨。”两人顾不得多想，便冲进竹门楼去了。进去一看，原来是一个野墓园，除了竹门楼，里面并没有可以遮挡风雨的地方。两人只好缩在竹门楼下面，等雨停了再走。

这时，雨下得正大，他们突然看见一个狱卒打扮的人，从竹篱笆翻过来，进入墓园，然后爬到一座坟墓上，叫道：“朱小四，你这家伙出来，有人传唤你，今天该你这家伙好好受了！”墓中有人答应：“阿公，小四就来！”不一会儿，只见墓上土开，跳出一个人来，被那狱卒模样的人押着走了。吴洪和三官人看得分明，吓出了一身冷汗，缩在那儿一动也不敢动。看看雨停了，二人又走。地下又滑，心里又怕，心头就像有小鹿儿跳，一双脚就像斗败的公鸡一样。后面好像

有千军万马赶来，连回头看一眼的勇气也没有。

两人跑到山岭顶上时，只听耳畔空谷传声，旁边树林里一阵棒子打人的声响。突然，墓园中那两个人又从树林里出来了，依然是狱卒模样的押着从坟墓中跳出来的。吴洪和三官人见了，又是一阵心惊肉跳，好在侧边就有座破败的山神庙。两人急忙钻了进去，转身把庙门关了，用身体死死地抵着，气也不敢出，屁也不敢放。

这时，他们听到两个人从外面走过去。一个声音说：“打死我了！”另一个声音说：“打你活该！你这家伙，许了我人情，又不还我，怎么不打你？”声音渐渐去得远了，三官人才轻声说道：“刚才走过去的，肯定就是墓园里那两个人。”吴洪埋怨三官人说：“你没事拉着我在这里受惊吓，我妻子在家中还不知怎么盼望我呢？”话音未落，突然听见有人敲门。两人吓得缩成一团，不断颤抖。

只听门外有个女人的声音，叫道：“开门！”两人听是女人的声音，便壮着胆子问道：“你是谁？”那女人却说道：“三官人，你好大胆子！竟然把我丈夫带到这荒山野岭来过夜，害得我和锦儿到处寻找，好不容易才找到这里来。”吴洪一听是妻子的声音，不由得大吃一惊，想道：“她们怎么会知道我和三官人来了这儿？莫非她们也是鬼？”于是，他也不敢作声。只听外面又说道：“你们再不开门，我们就从门缝里钻进来了！”两人听他这样说，白天喝下去的酒，顿时都变作冷汗冒出来了。只听另外一个声音说道：“姐姐，

不是锦儿多嘴，不如姐姐先回去，明天姐夫自然会回来的。”先前的声音又说：“锦儿，你也说得是，我们就先回去吧！”接着又朝门内叫道：“三官人，我们先回去了，明天一早，你一定得把我丈夫送回来！”两个哪里敢应她？直听到外面的人渐渐远去了，三官人才对吴洪说：“这是怎么回事？你的妻子和侍女锦儿竟然都是鬼！看来，这里也不是人呆的地方，我们还是走吧！”两人战战兢兢地打开庙门，望望天色，约莫五更左右，岭上还没有人行走。他们从山岭上往下走，离山岭脚下大约还有一里地时，突然从路旁林子里冒出两个人来，一个是陈干娘，一个是王婆。二人说道：“吴官人，我们等你好久了，你和三官人从哪里来？”吴洪一看，感到莫名其妙，突然醒悟过来，说声：“这两个老婆子也是鬼，我们快走！”拉着三官人就朝山岭下狂跑，如同獐奔鹿跳一样。后面那两个老婆子，只是慢慢地赶来，并不急于追逐。

二人跑下山岭，回头看看身后，那两个老婆子还没有追来，才稍稍放慢了脚步。吴洪气喘吁吁地说道：“这一夜惊吓，又没有吃一点东西，肚中饥饿，怎么能够见到个活人来冲一冲鬼魂，吃点东西才好！”正在说着，便看见岭下有户人家，门前挂着酒招。三官人说：“我们就到那儿去喝点酒，一来御寒，二来壮胆。也可以躲一躲那两个老婆子。”

两人匆匆跑进酒店，只见一个酒保，头戴牛胆青头巾，身裹猪肝赤肚带，满脸杀气，站在那儿。三官人问道：“你的酒怎么卖？”酒保冷冷地说：“还没烫呢。”吴洪说：“那就

先来碗冷酒吧！”酒保却不说话，不出气，只是站在那儿了。三官人拉了拉吴洪的衣袖，说道：“你看他面无表情，两眼发直，肯定也是个鬼，我们走吧！”话音未落，突然一阵阴风刮来，刮得他俩连眼睛也睁不开。风过时，睁眼一看，哪有什么酒保和酒店，两人都站在一个墓堆上。两个吓得魂不附体，又是一阵狂跑，终于跑到九里松路，见到了人烟。

两人乘了一只船，直到钱塘门，上了岸，然后分手。三官人回家去，吴洪则往钱塘门内走，去打听王婆的家，想看看王婆是否在家中。好不容易打听到王婆的家，来到门前，却见门锁着。向周围的邻居打听，邻居说：“王婆已死去五个多月了。”吴洪一听，惊得目瞪口呆，不知所措。过了一会儿，才想起再到陈干娘家去看看。

于是，他离开钱塘门，过了梅家桥，到白雁池边来。找到陈干娘门前，只见大门被十字竹竿封着。向邻居打听，都说已死去一年多了。这时，他越发肯定这些人都是鬼了，包括自己的妻子和侍女。想到这里，他连忙离开白雁池，向州桥赶去。回到家门前，只见门也锁着。他向邻居打听：“我妻子和锦儿去了哪里？”邻居说：“昨天你出门后，你娘子和锦儿也出去了。我们问她俩去哪里。娘子说，回干娘家去。直到现在还没回来。”吴洪听后，真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站在那儿发愣。

正当这时，一个癡道人走了过来。他看了看吴洪，说道：“先生妖气太重，遇到鬼了。我替你早早断除罢，免生

后患。”吴洪连忙请癩道人进屋，安排香烛符水。安排就绪后，癩道人便作起法来，口中念念有词，喝声：“疾！”突然出现一位神将，身穿金甲，手握长剑。神将向癩道人行礼，问道：“真君有何吩咐？”癩人说：“你去把在吴洪家兴妖，在驼献岭作怪的，统统都给我抓来！”神将应声而去。

不一会儿，只见一阵风起，真是：

无形无影透人怀，二月桃花被绽开。

就地撮起黄叶去，入山推出白云来。

风过处，一个个鬼怪都被带来了，癩道人一一审问。原来，李乐娘的确是太师秦桧府中判官的小妾，与判官有了身孕，生孩子时死去，变成了鬼。侍女锦儿，因为判官夫人妒色，把她毒打了一顿，她气不过而刎颈自杀了，变成了鬼。王婆是得水肿病而死的鬼；陈干娘是在白雁池洗衣服，落到水中被淹死的鬼。至于驼献岭上墓园中出现的那两个人，原本是替人守坟的，后来得痲病而死，变成了鬼。在山岭下开酒店的酒保，则是得伤寒病而死的鬼。

癩道人审问清楚，便从腰间取出一个葫芦来。那葫芦，在人看来，就是个葫芦；但在鬼看来，则是酆都地狱。癩道人作起法来，那些鬼个个抱头鼠窜，都进了葫芦中。癩道人封住葫芦口，对吴洪说：“你去把它埋在驼献岭下。”说罢，癩道人把拐杖向空中一抛，拐杖便变成了一只仙鹤，癩道人乘鹤而去。

吴洪赶紧下拜，望空叫道：“吴洪肉眼不识神仙，情愿

相隨出家，望真人救度弟子！”只听癡道人說道：“我是上界的甘真人，你原本是我昔日采藥的弟子。因為你凡心未淨，中途有退悔之意，所以墮落。今生罰你做窮秀才，並讓你備嘗鬼趣，消遣你的色情。如今你既然已經看破，便可離塵修道。十二年後，我會來度你。”說罷，便化陣清風不見了。

吳洪從此出家，云遊天下。十二年後，在終南山遇到了甘真人，便跟隨甘真人而去，成了神仙。

說明：

本篇根據《警世通言》卷十四的同名小說改寫。
《京本通俗小說》題為《西山一窟鬼》。

這是一篇較為單純的鬼故事，不像一般鬼狐仙妖故事多半寄寓道德說教、宗教教諭或其他具有明顯傾向性的主題。或者如《聊齋志異》作者蒲松齡那樣，借鬼狐仙妖，寄托“孤憤”。

本篇的另一特征是故事緊湊，情節生動，尤其是主人公一夜遇鬼的描寫，的確令人驚心動魄，毛骨悚然，讀後難以忘懷。

剡溪里旧鬼借新尸

浙江嵊县有一座山，名叫鹿胎山。鹿胎山上有座小庵，叫做鹿胎庵。宋孝宗淳熙年间（公元1174—1189年），庵里住着一个僧人，法号竹林。由于这庵很小，所以，除了竹林师父外，就只有一个尚未正式剃度的小和尚了。鹿胎山下的村子名叫剡溪里，就是东晋名士王子猷雪夜访戴安道的地方。村子里有一户姓张的人家，主人新近去世，家里人来请竹林师父去做入殓前的法事。那时，已是黄昏时分，竹林叫小和尚背着做法事用的经箱，二人一起向山下赶去。

走到半山腰时，迎面上来一个人。那人见到他们，招呼说：“天色已经晚了，师父还下山到哪儿去呢？”竹林一看，原来是与他相交的一个秀才，姓直，名谅，字公言。竹林问他：“这么晚了，你从哪里来？”直谅说：“我从县城来到这里，见天色晚了，特意上山来庵中寄宿，想与师父说说话。师父不要下山去了罢。”

竹林说：“山下张家，主人去世了，家里人特地请我去做法事，就在今天晚上。他是小庵多年的施主了，怎么好不

去呢？但是你既然已经到了这里，也理应在庵中歇息。我进退两难，你看怎么办呢？”直谅说：“现在天色已晚，我不住庵里，就没地方可住了。”竹林问：“不知你有没有胆量一个人去庵里住？”直谅回答说：“大丈夫气吞湖海，心底坦荡，不怕鬼怪，怎么没有胆量？你们下山去罢，我自己到庵里去过夜。”

竹林说：“这样最好，只是贫僧心中过意不去。明天回来，就罚我做东请你，算是赔罪吧！”直谅说道：“快去，快去，免得因为我而少得了做法事的钱，明天就用那钱来请我也好。”竹林便从腰间取下钥匙，递给直谅，吩咐说：“你自己去打开门休息，肚子饿了时，厨房里有糕饼和现成的米饭，还有些其他食物，你就随便吃一点，将就着过了今夜罢。明天一大早，我就一定回来。好在你我是多年的相知了，如此大胆失礼，还请多多谅解！”

直谅取笑说：“我进去时，可不要撞见了什么避忌的人，使你放心不下。”竹林也笑着回答：“小庵简陋，不会有女人藏在里面。你尽管进去好了，不妨事，不妨事！”直谅说：“如果真有，我正好受用一夜！”竹林说：“尽管受用，贫僧绝不吃醋。”说罢，二人大笑而别。竹林带着小和尚下山去了，直谅拿着钥匙上山。

这天晚上，月明如昼。直谅一边走，一边观赏山上的夜景，慢慢到了庵前。进庵以后，他用钥匙打开禅房，在屋内点上灯。然后到厨房里去，把现成的米饭在锅里热了热，又